

2020年母親節，經歷兩次疫情的潘麗麗，理解了母親當年不願她上前線的執拗。午後的陽光透過窗照射在她坐着的沙發上，12歲的大女兒正忙著為她煮大餐，2歲多的小女兒正纏著媽媽要抱抱。這位此刻渾身散發母性光輝的女士，17年前曾背着母親獨自前往一線抗擊沙士；而17年後，面對新冠疫情，她又瞞着女兒毅然支援湖北。在前線的時間，她雖有擔心，也有思念，但並不後悔自己的決定，並把對孩子的牽掛變成「鎧甲」，在抗疫最前線衝鋒陷陣，以母愛戰勝恐懼與擔憂。

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

潘麗麗是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醫院皮膚科風濕科護士長。留着一頭颯爽的短髮，戴着黑框眼鏡的她，眼神銳利，說話條理分明、從容不迫。「我本是留長髮的，為了上前線打理方便，才第一次剪這麼短的髮型，到現在還不習慣。」她赧然一笑，摸摸腦後的短短髮梢，「下班脫護士帽時，還是習慣先伸手解髮夾，摸空了才回過神來。」

「第一次剪這麼短的髮型」

2003年，潘麗麗才剛畢業3年，24歲不到的她，初到廣東省中醫院工作，「踏實」、「勤奮」是別人形容她最多的詞。沙士爆發的時候，這個文靜青澀的女生，第一時間報名上了前線。她沒有告訴家人，自己承擔了到隔離病區照顧病人的任務。「雖然本能會害怕，但當時年輕，擔心的東西並不多。」

17年後，在沙士期間「打勝仗」、擁有20年醫護經驗的潘麗麗，原以為自己在此上前線會很鎮定。然而前往湖北荊州時，看着窗外飛馳而過的景色，她心裏始終不平靜。比起17年前一味「衝鋒」，如今已為人母的她多了「軟肋」：我擔心過，自己萬一被感染了，孩子們就沒有媽媽了。

初到荊州，人地兩疏。她在荊州期間，從沒有休過一天假。在重症病房，她每天要接觸20多名患者，工作時長將近10小時。那段日子，也是兩個孩子自出生後與媽媽分別最長的時間。

每晚下班，卸下防護服，經過層層的清潔和消毒，終於能夠在手機裏和孩子視頻，是她一天裏最舒心的時刻。「電話剛接通，小女兒尖叫着喊媽媽。而大女兒總是迫不及待分享一天在家裏做了什麼。」潘麗麗鼻子也酸酸的，但這種對孩子的牽掛，也讓她有了「鎧甲」去面對第二天的高強度工作。「一定要更加照顧好自己，回去見她們。」

女盼繼母志 傳承堅韌毅力

大女兒今年12歲，正在讀六年級，性格極像了年輕時的潘麗麗。在媽媽對抗疫情的時候，她已經做飯做得像模像樣了。晚上，潘麗麗和大女兒到樓下散步。大女兒突然跟她說：「媽咪，如果我長大了，還有這樣的疫情，我要像你一樣到前線工作！」在這行工作廿年，潘麗麗深知醫護工作的苦累、前線的危險，但當她聽到女兒的話時，脫口而出的卻是：「好！媽媽支持你！」母親節前夜，她感覺到有些情感，在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中，變得愈發堅韌了。



▲潘麗麗的大女兒和小女兒來到廣東省中醫院，在印有媽媽照片的海報前留影 受訪者供圖

「我答應你，一定會回來！」

【特稿】出發到湖北支援前一天，潘麗麗忙碌到夜裏十一點多才吃晚飯。母親坐在餐桌一旁，看着故意埋頭吃飯的女兒。空氣變得沉重，母親忍不住又哭了，緊緊握住她的手：「可不可以不去？」

這番話，潘麗麗17年前也曾聽到過。那是2003沙士期間，她瞞着母親上前線工作。「我唯一擔心的就是自己會傳染給媽媽，當時她和我一起租房住。」潘麗麗的母親，是個內斂、勤勞的傳統家庭婦女，表面嚴厲，卻是「刀子嘴豆腐心」，對孩子很心軟。

「我沒想到那次媽媽這麼倔強，怎麼也不肯離開。」潘麗麗回憶道，「當時我實在詞窮了，突然就跪在媽媽跟前，請她趕緊回老家。」潘麗麗還記得，當時媽媽被她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到，定定地看着她，心裏才明白了一切，

眼淚不住地流，最終還是默默收拾東西離開了。

「為了鼓勵我，媽媽還學會了手機打字發短信。」潘麗麗說，那時母親用着如今看來是「老爺機」的小手機，逐個筆畫按鍵拼寫，最終發出了一條長長的短信，「我女兒打仗不用飛機和大炮，但我女兒一定可以打勝仗，因為她是她女兒！」

17年後，為人母的潘麗麗有了自己的牽掛。出發前，她再次望向母親寫滿擔憂的臉孔，一下子理解了母親當年的心情。「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好，當時一下子抱住媽媽寬寬的肩膀，用力摟住她，說『我答應你，一定會回來！』」說到這，向來內斂冷靜的她有點哽咽，忍不住用紙巾擦眼淚。她說，今年母親節，會帶着女兒到母親家裏一起度過。

記者 盧靜怡

昔背母親抗沙士 今瞞孩子援湖北

思念作鎧甲 護士媽媽愛作戰



▲潘麗麗一家三口合影

受訪者供圖

馳援黃岡日與夜 30家書贈愛女

「乖乖的，聽阿姨的話會有禮物哦！」在山東大學齊魯兒童醫院PICC護理門診，PICC（周邊置入中心靜脈導管）專科護士、醫院首席靜脈穿刺師林娟拿出給患兒買的小禮物，哄着他們完成治療。

林娟告訴記者，PICC通常在患者肘窩或者上臂靜脈處穿刺進入人體的大血管，直達心臟附近，並在手臂上留置一個末端。對年幼患兒來說，如果配合，約半個小時即可完成置管，不配合的需要兩三個小時。送禮物、放動畫片……為了完成治療，林娟使出了各種哄孩子的招數。

林娟的愛心和耐心給了醫院的患兒，但自女兒出生，十年來她從沒完整陪過女兒一天。作為母親，她對女兒充滿了愧疚。

2月25日，林娟跟隨山東省第十一批醫療隊奔赴湖北馳援黃岡。50多天裏，她以日記形式給女兒寫了30封信，裏面記錄了她難忘的日日夜夜，有想對女兒說的話，還有戰友們寫給女兒的祝福。林娟說，這是此行黃岡給女兒帶回的唯一的「禮物」，希望女兒能理解媽媽的工作，能夠感受到祖國的強大。

「不要怪媽媽的自私，沒有考慮你們的感受，正因為在乎，才有了這份責任去盡快改變疫情，讓她永遠消失，這樣我們才能盡情地玩耍啊！」林娟寫道「不要出去說媽媽是英雄，媽媽只是在完成一份該幹的工作而已。」

記者 丁春麗

佳節加班忙診症 女兒悄悄備驚喜

「母親節我還是照常上班，早上專家會診，下午還有近70個門診患者等看診，估計要到晚上8點多才會下班。」深圳市三院感染科主任袁靜（圖圖）疫情期間幾乎是「忙得要飛起來」，5月8日深圳無症狀患者清零後，僅剩下幾名復陽患者和最後一名確診患者尚未出院，「疫情未完，防控依舊不能鬆懈，所幸有女兒能先陪外婆過一個隔代親的母親節。」

過去4個多月，袁靜每天都要查房、會診、討論危重症患者救治……平均一天要聽近兩百個電話，處理無數條微信，時常在半夜還要被緊急電話叫醒。熟悉袁靜的同事都說，哪天聽到袁靜邊走路邊哼歌，一定是遇到了開心的事兒。不過，新冠疫情發生以來，她已經很久沒哼歌了。

直到最近，出院患者數量越來越多，走廊裏又能偶爾聽到袁靜哼歌了。對着記者，袁靜也難掩喜悅道，最後一個無症狀患者已經出院，還有幾個復陽患者也會在這幾天清零，最後那名確診患者的病情，這兩天也明顯好轉，「大家都很开心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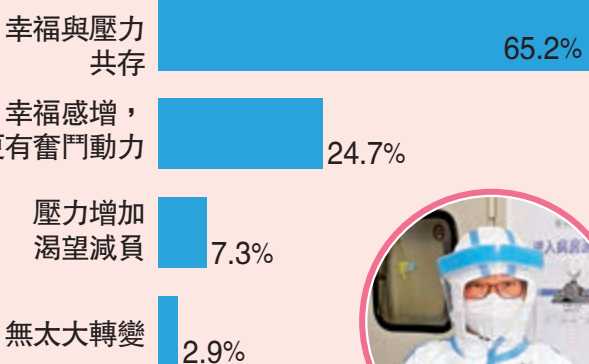
上月醫院恢復門診後，袁靜的日常工作又增加了看專家門診，「因為疫情期間有一段時間沒辦法看病，累積了很多病人的門診需求。」母親節恰逢周日，她也無法休息。「預計到晚上8點才能看得完，我又要晚回家了。」袁靜正讀大二的女兒特別心疼她，悄悄準備了節日驚喜，在家中等她一起過節。「相信是鮮花和精心準備的神秘小禮物。」袁靜期待地表示。

記者 郭若溪



▲5月9日，江蘇省連雲港市一小學學生展示自己繪製的媽媽形象 新華社

職場媽媽生育後內心轉變



數據來源：智聯招聘

